涟水日报
文化时空

《天南地北涟水人》征稿启事

涟水,是远近闻名的教育之乡、革命老区,自古以来,文教昌明,英杰辈出,素有“安东出才子”之美誉。当代涟水,更是人才济济,能人迭出,他们已然成为家乡的自豪和骄傲。

《天南地北涟水人》微信公众号是涟水日报社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之一,目的是广纳涟水籍贤良名士,将他们不平凡的创业故事和奋斗历程记录下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以此激励和鼓舞全县人民。

热切希望县内外涟水籍人士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者提供相关资料线索。稿件一经采用,将及时付给丰厚稿酬。提供有效线索者,将获得60—120元奖品。**对长期提供稿件人员,可聘为《涟水日报》新媒体特约记者。**

来稿要求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不说空话,从一个切入点下笔,具体写法可参照已刊用的“涟水人物”稿。文稿原则上不超过2000字,同时附4张以上与文稿相关的照片,统一发至634442600@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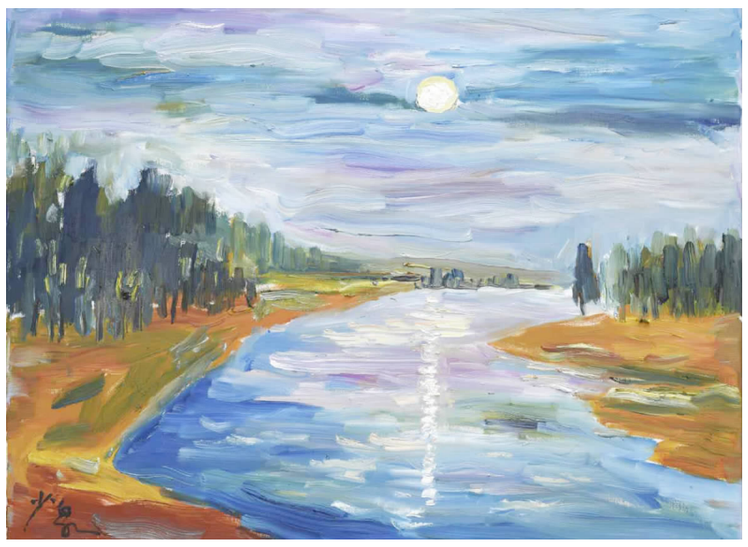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13801401022 18994585360

地址:涟水城南县广电大楼5楼涟水日报社

本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迎相互转告。

笔耕墨耘五十载 潜心育人三千徒

□ 缪 明 周建国



林少泉先生1937年10月生于天津的一个劳工家庭,少年时举家随父迁往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南京,有幸拜我国著名水粉画家恽宗嬴为启蒙老师,从此迷上书画艺术。

成年后,已在南大工作两年的林先生,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来到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学习,成为一名没有名分的“选调生”。

当年的南师美术系,无论是西学的浸润,还是国学的传承,皆受徐悲鸿、傅抱石等老一辈艺术大师的影响。林先生有幸成为国画大师傅抱石、工笔花鸟画大师陈之佛、油画大师吕斯百等人的学生,聆听黄显之、秦宜夫、杨健候、宋征殷等美术界扛鼎人物授课或当面指导,系统地接受中西方两个方面艺术训练,为他的艺术之路打下坚实基础。1961年南师毕业,怀揣一颗赤诚之心,他来到当时极为贫瘠的涟水。涟水虽为读书之乡,但美术(图画)课在当时却是个可有可无的学科,林先生屈居乡村小学,成为学校老师中多余之人。乡村条件艰苦,但自然风光旖旎,胸有抱负的林先生没有为身处逆境而气馁,反而更加奋发进取。他爱书画艺术。泥泞的乡间小道、袅袅炊烟的茅草屋、苍翠欲滴的青纱帐、蜿蜒曲折的小河,在林先生的画笔下,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没有画布宣纸,就在废旧纸张上创作,然后贴满办公室和宿舍的墙壁,直到有一天,其画作被视察的领导发现,将他调到县城向阳小学任教。

改革开放后,为解决涟水美术老师短缺,林先生担纲县教师进修学校美术班专业课程,同时兼任二中财会班的美术老师,为涟水培养一大批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林先生在涟水五十余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于教坛。在乡村教书时,为了培养孩子们书画爱好和观察能力,他带着乡村“野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指导他们观察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引导他们欣赏美丽的夜色,手把手教他们写生,使这群本来对美术一窍不通的孩子渐渐迷上了绘画。林先生堪称涟水书画界伯乐,只要发现有书画专长的,都会主动精心培养,跟他学画的除了学生、老师,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甚至还有商人。金绍华、孙珺、张琪林、刘士超、李国安、陆世钧、陈翔鸽、栾剑等在书画领域有所建树的书画家皆出其门下。

林先生虚怀若谷,笔耕不止,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崭露头角,油画继承欧洲现实主义传统,并受印象派影响,代表作《夏日》1959年入选江苏省第一届油画展,《建设者中的防腐车间》1960年入选江苏第二届美术博览会,《拾山芋》《雪中送炭》1963年入选江苏省第二届青年美术作品展。其水彩画善于表现光影变化,十分注重融入写意国画的用笔作用,代表作《林中之路》《停泊》《风景》分别入选江苏省第二、三、四届水彩画展,得到同行的广泛赞誉。水彩画《肖像》《山涧》分别入选1996、1997江苏水彩画年展;《红房顶》《河上风光》《初雪》等入选国家水彩画展,并多次选为参加国际交流。他的山水画色墨并用,注重“破笔散锋”的“抱石皴”法与西画块面用笔等技法的结合渲染,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形成清新简约、自然流畅、墨色分明的独特绘画风格,充分体现出中国山水画水墨淋漓的气韵和富有精神内涵的意境追求。代表作品《黄山归来》1995年获首届“书圣杯”国际书画大奖赛铜奖;《黄山》1997年入选全国书画邀请赛大奖。林先生热爱涟水,绝大部分画作均植根于涟水,反映涟水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日新月异的发展,其《黄河故道的新桥》《繁忙的码头》《村头》等数篇作品发表在国家和省级书画艺术的核心期刊上。

安贫乐道,甘于寂寞和清苦,身居陋室却对书画艺术矢志不移,每日绘画不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不足五十平方的屋子里,板床既是他休息的地方,又是他的画案。他沉浸在绘画世界里,描绘出一幅幅朴实、沉寂、含蓄的画作。林先生又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不计名利。他的同学如今有不少成为当今画坛泰斗级的人物,他也有许多机会离开涟水。成都美院等许多名校慕名前来邀请他、给出丰厚条件聘请他去任教,都被他婉言谢绝。

林先生2014年8月仙逝。他的艺术造诣备受同行赞誉;画作被许多名家、书画收藏家作为精品收藏,或被院校、艺术机构、博物馆作为艺术精品陈列。林先生宅心仁厚,对索画者有求必应,尽量满足,有艺术价值的画作散落民间数千幅之多,却没有结集成册。好在近来涟水县人民政府出资收集其作品结集出版,这也许是对林少泉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吧。

书画家

嵇宗孟传略之二十九

中散遗风后世传

□ 刘奋武

安东嵇氏多为“竹林堂”,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之后。嵇康在历史上很有名,是三国曹魏时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据1998年修于涟水的《嵇氏宗谱》载,嵇康为“竹林堂”二世祖。一世祖嵇昭,字子远,魏正始间官提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嵇康为其第三子,字叔夜,魏郎中,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嵇康性情旷达狂放,行为自由懒散,文采超众出群,轻礼法而重情意,对入仕为官不感兴趣,甚至时常以打铁自娱,其后世多有遗风,在嵇宗孟家族中尤有体现。

涟水竹林堂嵇氏始迁祖为四十三世祖嵇大成。嵇大成是北海人,金进士,仕宋,历任监察御史、镇南节度使、龙虎上将军等职,年老从官位上退下来时路过涟水,因“爱其土俗”而止步,遂建造别墅定居下。之后,世代繁衍,成为安东大族,如今淮河南北的嵇姓多出其门。四十五世祖嵇安,字宽济,嵇大成之孙。自幼“喜弓矢,长武勇,精骑射”,愈益英勇。金末大乱,涟水地处宋金分界处,朝属宋,暮属金,地方颇不安宁。嵇安“集义旅、树堡栅,以护乡井”。南宋淮东制置使奉诏授以承节郎、沿海巡检使职,在任时,嵇安宣布防守公约,互相守望,禁止附近的兵士侵掠安东境内,县境得以安宁。嵇安墓在涟水南集镇锹沟营。五十二世祖嵇钢,字汝坚,嵇安七世孙。明成化丙午科(1486)举人,弘治壬戌年(1502)任浙江杭州府于潜县知县,甲子年(1504)调海盐县知县。以才名升陕西临洮府河州知州、临洮府知府。任河州知州时不畏权贵,时正值宦官刘瑾乱政,因河州地区盛产黄金,刘瑾向他索取,被他断然拒绝。江、浙、陕等地都留有贤名,名入乡贤祠和名宦祠。康熙十年(1671),时任杭州知府的嵇宗孟踏荒至于潜县,祭祀了名宦词,当然少不了对先祖嵇钢的祭拜[选自《重修于潜县志》卷三。]。嵇钢有两兄一弟,长兄嵇鉴,字汝明。二兄嵇禾,字汝和。弟嵇锦,字汝华。兄弟四个去世后,分别葬于涟水县城的南门、北门、西门、东门。

至清代,嵇氏已成为淮涟地区的名门望族,可谓人才辈出。族中如嵇瀚、嵇相卿、嵇概卿、嵇沣、嵇建、嵇彤、嵇兆珩、嵇世昌、嵇石鲸等人都是载入各类志书和史籍的杰出人物。他们有的尚武,有的从文,有的为官,有的至孝,都名显一时。《安东县志》载“诸嵇皆能世其家范,然清望未有逾襄者”。很显然,嵇宗孟家族在整个嵇氏家族中处于崇高的地位。嵇宗孟为嵇钢的六世孙,为竹林堂第五十八世祖。嵇宗孟的次子嵇襄则是嵇氏家族的代表性人物,从他身上发溢的中散遗风隐约可见。

涟水名人

放门

□ 陈 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实行“大寨记工”,集体的庄稼收割后,往往会散落很少一部分在地里。由于当年粮食缺口很大,庄户人家期望生产队“放门”,再捡一些“聊慰无米之炊”。

所谓“放门”,指生产队长一声令下,人们涌进刚收割完的地里捡拾庄稼。一般指午季的麦田和秋季的稻田、豆田、玉米田、山芋田等。印象深刻的是麦口时的“放门”,因为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老百姓在春荒全靠吃救济粮度日,即使麦收后分了麦子也不够吃,迫切需要再捡些麦子弥补不足。因为大人要苦工分,只有老人和小孩才有时间外出拾麦。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麦口时学校要放十天半月的麦假,我们正可利用这段时间外出拾麦。那时我已十三四岁,跟着姐姐和庄邻,起个大早,到离家十几里的马棚部队农场拾麦子。马棚农场的麦田面积大,一块刚收完,周围已有几百号人在等“放门”,一听说“放门”,大人小孩蜂拥而入捡拾麦子。由于人太多,拾到的往往太少,因此就等下一块麦田收完“放门”。中午我们草草吃点自带的窝窝头,喝几口河水就算中饭了。为了篓中能多盛些麦子,我们将麦穗头折下,麦秸秆就扔了。晚上回家时,一般也能拾满一篓麦穗头,第二天母亲就把麦穗头放在家院场上,将麦粒捶下,一天也能收获十斤左右的麦子。记得有一次我随姐姐到从河大队张陈小队拾麦子,因未“放门”,队长出来驱赶,几十个人一溜烟都跑了,我因躲进麦田中的柴塘被那队长发现,竟将我的篓子夺下,扔进生产队的库房,我吓得大哭一场。后邻队的二姑母获悉后,央人说情,才将篓子要回。

1983年农村改革后,家家户户分得了土地,逐渐解决了温饱问题,人们无须到外地拾庄稼了。因为挨过饿熬过荒年,至今我仍保持爱惜粮食的好传统。“放门”也离我们渐行渐远,定格在记忆的长河中。

淳风良俗

乡音呼亲倍觉亲

□ 万洪勇

世间之人,最亲莫过父母,因此可以说,如何称呼父母,实在事关重大。

在古代,父亲的通称是“父”,其他称呼有“耶”“爺”“爹”“大”“翁”等语,其中“耶”是“爺”的古字(如杜甫《兵车行》里的“耶娘妻子走相送”),“爺”是“爷”的繁体,“大”是“爹”的俗字。口语称呼父亲的时候,前面会加一个词头“阿”,如《木兰辞》里的“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里的“阿爹,休听这厮胡说”。古代这些对父亲的称呼都还保留在现代汉语里,只不过原来的单音节词变成了现在的双音节词,如父为父亲、爹为爹爹。“耶”“爺”“爷”可说是三合一,我们涟水话对父亲的称呼,最普遍的用语正是这个“爷”。《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花木兰和我们一样,都跟父亲叫“爷”,可见涟水人这样称呼父亲还是非常有底气的。

“耶”“爷”古音相同,读yá(牙),吴方言今天仍然都读yá(牙)。“耶”在普通话里读yē,“爷”则读yé。这两个字在涟水话里的读音就有意思了,“耶”保留古音,如耶稣说成“牙”稣,而爷呢,刚好来个折中,既不读古音的yá,也不读普通话的yé,而是读yí,只不过在盐河西口音里开口稍微大一些。当然,将“爷”说成yí,“爷”就容易和另一个称谓“姨”搞混,大爷、二爷、小爷,听起来就是大姨、二姨、小姨。不过,好在涟水人称呼姨后面都带“娘”字的,本地人也就不会误会了。

涟水人用单字“爷”叫父亲的情况不多见,小孩这样叫的居多。多数情况下,要在“爷”的前面加上人称代词,称对方的父亲叫“你爷”,称不在场的旁人的父亲叫“他爷”,称呼自己的父亲叫“我爷”。涟水人看到这里可能要感到有点别扭了,“你爷”听起来没问题,“他爷”“我爷”听起来恐怕就不顺耳了。因为在涟水话的口语里,“他”有时是不说成“他”的,而是音变为“特”,就是开口要小一点;“我”则更是一律用“我”的方言发音来代替。

那么,涟水话里的“我”怎样发音呢?这个问题,我在《认识“我”自己(上)——涟水方言概说之十二》里已经作过详细介绍。简单说,“我”在涟水话里有四种发音,都发成第三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ŋ]和[m]。[ŋ]的发音方法是舌根顶着上腭,发成后鼻音,后面不跟韵母,声母本身单独成音节,跟“嗯”这个多音字里的一个读音吻合;[m]的发音方法是嘴完全抿起来,发成前鼻音,后面不跟韵母,声母本身单独成音节,跟“呣”这个字同音不同调。一般来说,叫爷的时候前面用[ŋ],叫妈的时候前面用[m]。但是,盐河西有人在叫爷的时候,前面会用[m]而不用[ŋ],这样,“我爷”在连读的时候就会形成合音,两个音节缩成一个音节,[m]、yí就变成了mí(迷)。“爷”成了“迷”,“二爷”的处境跟着就不妙了,在快读、连读的影响下,“二爷”成了“卖爷”,盐河西以外的人听起来一定觉得很有意思。同样是因为连读产生合音的缘故,我们涟水人叫“我妈”,听起来会像是在叫“我妹”,其实是“我妈唉”([m]māāi)的合音,“亲妈妈唉”就变成了“亲妈妹”,甚至音变为广为传诵的“秦妈梅”。

盐河西的人称呼父亲为“迷”,这个谜我以为已经就此解开了。不过,上次说到的那位方言研究专家,对“爷”之成“迷”却另有一种解释。他在接受淮海晚报社记者采访时说——

又如作为父亲称谓之“祢”[mǐ],或“o”。《集韵》:“o,民o切。同o。齐人呼母曰o,李贺称母曰阿oo。”《康熙字典》:“《公羊传·隐元年秋七月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疏》:祢字,示旁尔,言虽可入庙是神示,犹自最近于已,故曰祢。’”《汉典》:“祢,古代对已在宗庙中立牌位的亡父的称谓。”境内淮阴北部、涟水西部或北部乃至灌南南部部分地区,旧时多将父亲称之为“祢”或“o”。笔者就称呼父亲为“姆祢”或“姆o”。其“祢”或“oo”字,乃是典型的古音遗存之实例。

这位专家在这里把涟水盐河西人对父亲的称呼“迷”认定为“祢”,并说这是“典型的古音遗存之实例”,他的这个说法明显缺乏根据。他上面引用的这几条资料,都明确地言明,“祢”指的是亡父,而且是已经入庙立了牌位的亡父,既然如此,涟水人怎么会把活鲜鲜的父亲称为“祢”呢?须知,中国人最讲究孝道,也最忌讳生死,把生父当亡父来叫,岂不是大逆不道?岂不是太没家教?为什么把生父硬当作亡父来叫?专家自己为什么也曾忍心这样叫?这些问题专家并未作出解释。那么,我们不妨用这位专家责问“涟水方言”这个叫法时说过的话也来问他一下:“你怎么解释?”

除了叫爷,涟水东部唐集、石湖一带,人们会跟父亲叫大(普通话的第四声),或者叫嗲(发成普通话的第四声)。前面加“我”的时候“我”发成[n](第三声)。这样,说“我大”“我嗲”的时候,听起来真的很嗲呢。我疑心“嗲”音正是“爹”的古音,就像“牙”音是“耶”“爺”“爷”的古音那样。

称父亲叫“大”,除了涟水东部唐集、石湖一带,其他地方的涟水人也会这样说,不过不是用语日常称呼,更不是用于称呼自己的父亲,而是把它用于一般叙述性的场合,而且有固定的组词格式。例如,说到干爸,涟水人就不会说是“干爷”,而会说是“干大”或“干大大”。再如,在带着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或是带着戏谑、解嘲等语气的时候,说到亲父亲母,会用“亲大亲妈”代替——

“你甚话对特那么好?特是你亲大亲妈啦?!”

“老张原则性很强,就是特亲大亲妈求特开后门特也不睬。”

“迟早有一天,要叫你晓得嗯的厉害,不叫你跟嗯喊亲大大不算了!”

由此可见,“爷”在涟水最受待见,“大”也蛮吃香的。

至于对母亲的称呼,涟水话比较单一,通称母亲为“妈”,用单字,很少说“妈妈”,加在前面的“我”一律发成[m](“呣”),说起来非常顺口、非常轻快,更是非常亲昵。不过有一点例外,对于养母、后妈、干妈和因为过继关系而得来的妈妈,似乎有喊“娘”的习惯,起码大东镇是这样。

再回到对父亲的称呼上来。曾几何时,我们受影视文艺的影响,跟着剧中人学洋腔,跟女朋友的父母不再叫“大爷大妈”,而是叫“叔叔阿姨”,甚至叫“伯父伯母”,听起来显得有点异样。做父亲的会让自己的子女跟自己喊“爸爸”,认为叫“爷”喊“大”的显得太土。在这点上,涟城镇的一些美女似乎做得不错,虽然生在城里,工作在机关,但是在同事面前提到自己的父亲,会很大方地以“嗯爷”呼之,不避土气,非常爽气,煞是如气。

方言漫谈